國朝文錄

二林居文錄引

二林居文集長洲彭允初先生著先生生鼎貴之家居繁華之地已又少年甲第欲以風節著見于時乃退而讀聖賢之書退而修淨土之業一切解脫怡然渙然其曰二林居者謂慕梁谿高忠憲及廬山劉遺民之為人兩先生往來修學地同名東林因名其居曰二林也夫世有逃墨而歸于儒者亦有逃儒而入于釋者兩家相背而馳如南轅北轍之必不可合先生于儒書契其精微于佛經亦不僅得其糟粕放生戒殺即鳶飛魚躍之天懷藏密洗心即面壁閉關之旨趣是一是二得不謂之異人歟其行文純是清氣

自謂得之于佛經空山鶴唳靜夜鐘鳴聞之足以起悟是固然已然予尤愛其敘述　國朝人物事迹詳備并其精微之意而傳之固非不立文字者所能亦非徒修章句者所及惜予未空俗諦尚未能深探其本云上高李祖陶

二林居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二林居文錄卷一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

新昌漆象會僉

○讀朱子書

予讀朱子書觀其上孝宗諸封事及與陳同甫往復書力持於天人之界王伯義利之辨每爲之愀然變容灑然易慮曠然發蒙覆而躋千仞之上也嗚呼古今之變生死之故不可勝窮然而天地則有位矣日月則有度矣星辰則有行矣是理也確乎其不變者也浩乎其無際者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予嘗讀論語而得之曰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一言而天人之幾決矣孟子述孔子者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爲也一言而王伯義利之辨明矣敬也者立此者也義也者宜此者也朱子於此信之深守之篤其所以得孔孟之傳者實在於是後之述朱子者徇其末不求其本所以論說日繇而月遠於大道也

能見其大筆亦不支

敘文

予年十八會試京師放榜後省舅氏光祿公於保定寓衙齋兩月同舍者爲從舅贍菉先生嘉定張吾山俱好爲詩予因效爲之贍菉先生齒旣高習聞鄉先輩行事慶道予曾大父南昀府君之爲人予因作述祖德詩以獻先生歎曰他日能繼南昀先生之志者必子矣其年秋還家明年春吾母病瘍夏而劇及秋遂卒苫凷中稍稍稽古喪禮遺文遂讀周易毛詩注疏次讀漢唐宋諸家文時有論著質之受業師李先生勉百先生盛稱之已復質之陳丈和叔爲書先之高自標置陳丈驚輒目爲奇士其後邵丈敦之見予

所作獨曰予之志高矣以爲文則未也凡爲文莫先辨體漢人有漢人體魏晉六朝人有魏晉六朝人體唐宋人有唐宋人體且非直此而已漢之西與東也魏晉之與六朝也唐燕許之與韓柳李孫也宋歐之與蘇王之與曾也其原各有所從出其流各有所至其體之殊異顯若黑白微若淄澠而不可以毫釐混也故善爲文者莫若守一家之書凝神壹志何倣而字爲之始則得其似矣繼則得其眞矣其斯爲古人之文而非復吾之文矣及其久而與之化也其斯爲吾之文而不復有古人之文矣若乃游談無根師法蕩然非鄙則倍此不足以言文也予因是一舍其故習切切焉惟

古人之求久之而得其似者十常四五焉顧不知所爲眞者安在也其後遇薛子家三聞其論詩也與之其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未有不端其志而能爲詩者求端其志莫先於知道矣孔子讀詩三百篇獨贊鴟鴞烝民爲知道然則爲詩者亦求爲周公尹吉甫其人而可也又言古聖賢人何矣次焉者其惟志士乎志士之詩吾於近世得二人焉曰謝翱曰杜濬其志潔其思苦其音哀故其爲詩也非復人人之詩而必二子者之詩也若其擇焉已而予讀宋明諸先儒書有省始一意於道於是與汪子大紳往還甚密而大紳顧好與予論文予有作每質之大紳大紳之論文也與鄧薛異

曰從自己胷中流出葢天葢地去不如是不足以爲文予心是其

此上知落筆之法

言而難之其後入京師遇羅子臺山質以向時所作臺山輒曰否

否予怪而請其說臺山曰爲文之道昔人一言盡之曰文從字順

而已矣有倫之謂從以言其理察也有序之謂順以言其思周也

理察而思周斯其言足以遂天德明王道自六經四子以降獨有

唐韓愈氏宋曾鞏氏爲能契之自餘諸家或疏或駁或夸且陋南

渡而後遂無聞焉予有志於是亦法韓曾二氏而可矣六經四子

此老手行文之法

其根柢也因爲予細例其文而於字句閒尤兢兢予自是不敢易

言文然臺山故好習靜好佛書自與予交日以斯道相切劘已而

遇識子東原講訓詁治爾雅說文入包山讀法華經究天台教故其論文也日益辨而予則以淨土爲歸日常東書不觀有所作稱意爲之不復知爲何體之文也然予讀佛經而得爲文之旨焉旋乾轉坤沐日浴月華嚴經之文也萬斛原泉千尋飛瀑般若經之文也空山鶴唳靜夜鐘聲四十二章遺教經之文也雖然有本焉大智心所出生故大悲心所成就故前二者之文予志焉未之逮也或彷彿其影響者其後之文乎而蜃山亦往往稱之謂予文如梅如青蓮寒香寂淨和風扇物又曰本分事理本色文章道學九如方得到此大紳論予詩曰東心於規矩之中遊神於言象之外

此境甚佳予願以爲鵠

肫然至妙无然有餘其論予文曰周情孔思一往西方路頭嘻微

二子知我者則希矣自顧少時頑鈍庸劣宜不足以與乎斯事荏

冉四十年賴諸將伯夾輔提持不敢自放棄而舊侶彫謝前路茫

如俯仰寸陰彌增慨息日業餘暇援筆述之志學之士儻有興焉

部曰辨體辭曰知道汪曰自己胸中流出羅曰法韓曾而已則

以佛釋爲旨所謂有本與吾儒亦似無異

復莊生斗書

承惠書涼涼獨往奮然欲擧古人而從之以求道德性命之旨而致力焉足下之趣則高矣始則自信旋復自疑此則恐於學問之途尙未得其門而入也夫所謂自信者非它信吾心之無有上信

學從陸子以上接孟子者也

此即陽明先生之

吾心之無有量無有上故萬物莫得而加也無有量故萬物莫得而遁也聖此心也凡亦此心也故曰吾何歉乎哉於此自信於此有立是爲學問頭腦而或狃於習動於氣則必實致其廓清埽蕩

此處最難見得定守得住

之功以斷乎純一不已之候此非眞有遯世無悶之心者殆未有不自是而反者也足下之疑其不以此乎僕年二十時始知好古

書纂古奇節文章之士銳欲與之頡頏而虛憍恃氣儳微之地時不自克妄欲希百世之名殆所謂色厲而內荏者耳年二十四讀宋明諸先生書始毅然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默坐澂觀恍若有見由是反求之孔曾思孟書覺一字一句莫不從自己心中流出

讀書須於此才為實得

初非有高深不可幾及之事回視奇節文章如傾勺水入巨海中不復歆羡取舍於其間至修辭居業虛心順理以求一當要與古

好處在

人不大相遠年來出入儒佛雖工夫見地屢有轉變然其最初得

此與錯走路頭者自別

力之地不可誣也足下既有志斯事且當息心定氣求古人之實而致力焉欲求古人之實當由宋明諸老先生書上窺孔孟思曾

之指反覆體究要於自得世間師友何以過是於任生所見足下文傲然其自喜灑然其自異在儕輩中誠爲特出然而理未實氣未調文句間未盡從順疑亦唯處憍之爲患此不可不深思而切圖之也感埀問之勤不自疏外伏惟鑒察不宣

陳義甚高然却教人有下手處故佳

顧亭林先生餘集序

予年十六以應童子試至崑山仲兄自家來視予一日偕予遊於市見鈔本亭林集一帙兄售而得之以授予予閱其文中多點竄蓋先生所手定旣以刻本校之其十餘篇皆佚不著錄蓋編集時門人所刪去者也然先生生平忠孝大節實具於此爰重錄而敘之曰文之至者必根於天性古之人內全忠孝之實以成其身外感於所遇以成其行明而爲日月怒而爲雷霆流而爲江湖其氣充乎天地故天地之氣之所之卽莫非其氣之所之也其有不容已於言以宣其忠孝之實而其言亦遂與天地之氣上下同流亘

古今不息唐虞三代禹繇益稷之謨伊周之訓示大小雅正變之詩尚矣下此屈原賈生劉子政諸葛孔明陸敬輿劉去華陳同甫文宋瑞鄭所南諸公之書其生平未必其求工於言不過道其意中所欲言而後之人誦其言往往感憤流涕若生當其時身其憂患者蓋忠孝之實無間於人人諸公第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而豈一人一世之事哉亭林先生閒代通儒有扶世立教之志生逢季世無所發抒孤忠耿耿至老不變其所爲文至於國家存亡之際忼慨傷懷或揚聲哀號或幽憂飲泣以視屈原賈生諸公時遇不同同一天性激發而已矣先生嘗受官唐王時見于文故編集者

不能無隱避然伏覩明史凡名臣之自靖於諸王者皆大書而表之我　朝教忠之意至深遠矣彼區區務爲隱諱者豈足以識大公至正之道烝民共秉之性萬古臣子之坊而謬執爲一人一世之私也其不囿矣乎傳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則是十餘篇書不患其不傳是十餘篇者傳而後先生扶世立教之志得大白而無憾則先生之言雖不獲效於當世其有功於後世何如也

其文亦純是元氣融結而成惜此十數篇者不可得見

四子詩錄序

予年十八九始學爲詩讀漢魏以來諸作者詩樂之爲之按其音聲窮其體態夜以繼日於己所作必求如是焉而後止既而年益大漸不暇爲詩暇則取古人之詩如己意所欲言者讀之不知古人之非己也（神與之融）不知己之非古人也其於朋好間亦然朋好間爲詩者多矣而吾尤樂大紳家三臺山與吾宗秋士先生之作每手錄其詩與己所作者雜置卷帙中讀之不知四子之非己也（形與之化）不知己之非四子也然而四子之詩亦各有其趣矣家三之詩溫讀之者於春宜臺山之詩雄讀之者於夏宜大紳之詩曠讀之者於秋宜

秋士之詩爽讀之者於冬宜有是四子詩而子我以四時之樂其亦可優游以卒歲矣予既不暇爲詩又不忍棄前之作因自訂其詩爲秋陽閣詩草共三卷四子者嘗讀而樂之復編四子詩別爲四卷題之曰四子詩樂吾之樂所以樂四子之樂也

妙趣妙文

○震川文錄序

予讀震川歸先生文愛其稱心而言汪洋澹泊獨深於性情之際以為古之作者當如是也夫文之為道微矣顧自南宋以來知言之士取足以達意而止即達亦未始非聖人之訓然而主文譎諫風人之恉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古樂之遺也是則達之為（妙論創新未闢）言殆未足以盡文之變也先生生明中葉以降皇極不張封疆多故累朝休養富庶之效日耗蹙先生有隱於衷其於國家治亂之幾人才消息之故以及賦役水利海防諸大政孰復於中而形於（此見然是難封須發之又奇）言多鑿鑿切利病而其言或不敢以盡即盡矣而不傷於激發風

人之指在焉至其俯仰身世反觀默省時復超然遠覽歎然而不自足故其音悲渺而深長此先生之所存有未可一二爲流俗人道者矣予早歲得廣昌黄君靜山所評先生集往往善發其中意鈔錄爲一帙往復不厭頃有同學友索觀之因復取先生集周覽一通續有增删共得若干首以之頡頏歐曾諸大家庶幾無愧先生敘項氏文以爲文章天地之元氣原其要一以自得爲本夫學期於自得而已矣自得之道抑不獨在文章而先生第以文章爲言其自知之審也其終不能無憮歎然者邪

此敘得褒川之深予生平爲文頗沾沾自喜然究而觀之止到

得一達字而於風人之旨或遠矣讀此知敢以盡與傷於激皆

吾文之病而亦不但文章之病也

○汪子文錄序

予年二十餘始有志於學其端實自汪子大紳發之予之志於學也初學於程朱汪子則與予言程朱汪子之言程朱也非猶夫人（此與偷鶴之丟騎相似）之言程朱也繼學於陸王汪子則與予言陸王汪子之言陸王也非猶夫人之言陸王也已而予學於佛學於淨土汪子則又與予言佛言淨土蓋予之學日以變而汪子之言日以新而汪子一若（名術如此人與之數言矣名）無與於其閒者善哉汪子之妙於言也異哉汪子之切於予也予之於汪子之言也一以爲掇獲一以爲固然其不合者則希矣持以與人人莫測其所謂獨羅子臺山見而識之曰是無師智之所

流也。汪子既樂與予言。及見臺山而大樂。遂樂與臺山言。又樂與予言臺山。其言臺山也。不獨贊歎而已。詆訶笑謔無所有也。其於予也亦然。時或與臺山言予。詆訶笑謔無所有也。汪子之文經臺山手定者。予橅錄藏之。久之成帙。已而爲汪子取去。閱三年乃復以畀予。于時臺山已下世。摩挲故迹。執卷慨然。益自是畢有知汪子之文者矣。往者臺山自南海還入洞庭山。予慮其往而不返也。因取臺山文錄而敘之。及是汪子亦將入洞庭。尋臺山與時讀經處。汪子非往而不返者。其於洞庭。聊傳焉而已。雖然汪子壯歲負經世志。喜道陳同甫之爲人。其深識遠慮。具見於所爲三錄中。頃

屢困於鄉舉，鬢秃貌積，然老矣。方今　王路蕩平，庶職就理，雖有（士生大平時，出而從仕，無可表見，轉不如自樂其樂之爲得。）不羈才如同甫者，吾猶將招之青山白社間，彷徨乎無何有之鄉也，以盡此生也。汪子其能無意乎？汪子嘗評予文曰：「釀華成實。」予則評汪子文曰：「嘘氣成雲。」噫！自臺山而外，世倘有知汪子如予者邪？于其入山也，援敘臺山之例敘之，是予之切於汪子也。汪子其有以報予矣。

中後插入臺山，真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概。

近取堂記

予年二十餘矜尚氣節嘗與古友辟家三言志願得爲朝廷諫官慷慨論世開利病即遇挫折不悔而願欲使天下之士黎獲撫窮也家三曰吾之志異於是願得負郭田數百畝與九族共之以餘財推之於鄉里仿東林同善會倣鰥寡孤獨者有養也其可矣

此段極似馬伏波兄弟語

予愧其言以爲仁人之用心當如是久之余㬥然有志古聖人之道立人達人之心油然不已予嘗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然則立人者其立己之成者邪達人者其達己之盡者邪人己

一二三破而

異形而欲則未嘗異也然則積己成家家一己也積家成鄉鄉一

已也積鄉而邑國天下邑國天下一已也豈不至近乎而知取焉者鮮焉夫未履其地思任其事來遇其時思奏其功豈不曰吾欲立人而達人也役役焉馳騖於遼濶而其近者反曠而不治予是以益有味乎家三之言也（上文虛寫）乾隆三十七年里人既擬施棺局請予爲之監（以下實做）余慮其事之不易繼也舉一會人輸十金至百金共得千八百兩有奇將以十年爲斷取十一之息償所輸用其本買田以供用舉會之日有願勿償者得數百金時方募金闢放生池建流水禪院不足取前會二百金以佐之而收其餘息給僧守院者頭之復與會友沈浴鯨謀謂古稱窮無告者惟鰥寡孤獨而孤寡較

鰥獨尤窮士族之孤寡者較之小戶又甚焉遂爲會以周之三年所散者千金所周者百有三十餘家其費之所出司事者募金充之予復謀之李以定吳松蕃圖所以久遠者集友十餘人續舉一會亦以十年爲斷醵金五十兩其法畧如前會而稍加其息會集長洲學宮之東文星閣予顏其堂曰近取亦猶行家三之志也然自三四年來家三教授於外凡余所行事不獲與家三共之及家三自沂州歸歸一月而死悲夫家三之言余既用之鄉遂欲用之家開嘗請於大人及諸父諸兄舉千金之會將益廣之置義田然則家三之志我爲之與家三爲之果有異乎哉爰記其顛末以道

家三之志及余所感發於家三者欲吾同儕廣而緜之至於無窮亦家三之欲也

聖賢事業菩薩心腸行文如獨繭抽絲愈長愈勁自家心願畢白而家三之虛談亦藉以不朽矣

○○江西新城縣中田廣仁莊記

予與江西新城魯絜非交絜非爲述其姻陳君兄弟積而能施自其先人凝齋先生嘗積穀三千石遇歲饑減價糶糶已買新穀補之積三十餘年至君兄弟欲益衍先人之澤乃以所積穀推而出之爲鄉人倡於是鄉人相率捐穀易金千餘兩共建一倉而陳君兄弟更捐田數百畝歲收其入以代曆推其贏視鄉之鰥寡孤獨廢疾者周之其死無以斂者予之錢以斂無以葬者藏之義冢復推其贏視耕牛老疾者量其大小予主者以值禁不得殺俟其斃而埋之其法蓋本之其鄉先賢鄧潛谷而加詳焉莊成命之曰廣

仁於是中田之鄉生者有養死者有歸物靡不得其所矣予嘗論
國家休養百餘年所以利斯民者謀之至纖悉也常平社倉之
設所在有之顧其利之及民與否未易言以吾蘇言之比年穀貴
有司出常平倉粟率紅腐莫有糴者私家糶則爭趨之何哉社倉
之長拙者坐困於誅求黠者且徵貴賤權子母而以其羨爲官費（此意亦今有言之者）
而民曾不得貸焉何哉豈不以官之與民其勢闊其形睽故其情
不能以自達彼其所爲利之者徒文具焉耳而有司者未盡知之
也且以其在官者之爲利也故自數年以來凡養老育嬰葬埋諸
局吾鄉諸耆儒竭心畢力而成之者一旦悉舉而籍諸官於是歲

收所入取十三四以饗吏胥猶苦不足而其利之及民者日鮮矣

古者司徒之擾民既以保息六養之以荒政十有二聚之又必施敎法比使相保閭使相受族使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賙鄉使相賓其亦以官之利之不若民之自爲利之民之自爲利之又不若民之相爲利之也陳君兄弟與其鄉之人共爲此舉由其法可以相利於無窮爲有司者惟當戒之勸之俾勿壞且使吾境內之民觀感則效之其可矣而忍務而籍諸官也哉陳君兄弟皆官清要其鄉諸君子亦多讀書登仕宦其出而臨政必將有以利吾民吾願諸君以其行於鄉者達之天下以裕民財以善民俗以推宣

聖天子煦嫗斯民之至意而益衍先賢之澤於無窮其仁之廣又何如也莊中出內規制別有記（記見山水集）予特推究夫利民之實俾後之圖利民者知所致鑒焉

名論不刊大都總以籍諸官為大戒可為龜鑑

洞庭東山席氏祠堂記

席君翰邦、構家祠於洞庭東山之安仁里。祀其高祖以降凡四世。旣成而自述其緣起曰、此非小子彬之能也。先人之志也。蓋自我曾大父涵碧府君宅于茲也。積有年所。平生忠實。不虞人欺。一族人挾府君貲以賈。而詭言失利。如是者再。府君竄居償所負。已而其人謀漸洩、府君戒勿校。暨我祖我父、欲恢其舊而格於事勢。常隱恫於厥心。及彬之生。賴先人餘蔭。得以無饑寒之憂。積銖累寸。終克反其故宅。益擴而新之。幸克藉手以竟先人未償之志。而終以慰府君不報之施。然則斯祠之作。其可緩乎。遂介其友人請予

爲之記。予慨然而歎曰。嗚呼。是可以觀天道矣。余讀易至復姤之際。未嘗不悚然於君子愼微之學焉。（精要精闢）一陽在下。於卦爲復。於時爲仲冬。萬物之生機未遂也。進而爲臨爲泰。又進而爲大壯爲夬。爲乾。於是百卉昌潛。魚躍條蟲鳴。而生理暢焉。皆此一陽爲之兆也。一陰在下。於卦爲姤。於時爲夏仲。萬物之生機未闔也。進之爲遯爲否。又進之爲觀爲剝爲坤。於是木葉零。堅冰至。蟄動蟄皆此一陰爲之兆也。故君子之於善也。常不忽於其微。而其於惡也。必制之於始。（名言可以發明宋儒精說天人之學之書）其不忽於微也。故人視之泯泯焉。已爾默默焉。已爾誠不知其操於獨者。有甚危焉。而不敢易也。其接於人者。有甚畏焉。而

不敢先也是其善也得不日積乎其剷惡也絕其根而不使有芽之萌也澂其源而不使有波之濫出是其惡也得不日損乎惟天之於人也視其善惡之差數而禍與福迭消長焉如持權衡以稱物初未嘗適輕適重於其間然而遲速之不均也顯晦之有時也此又人事之適然而天所以陰騭斯民相協厥居者固千萬年而未始或忒也觀於府君之所述其先人能以忠實自存於心而不校目前之得失如一陽之在下純純緜緜固結而弗解暨子若孫（此理此微而顯故不爽不然則悖）推衍遺緒浸熾浸昌及君之身遂克復其故業而奕脩其先靈其（坤伏於乎此矣）不爲泰之三乎雖然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

食有福易之示戒深矣是宜益廣先人之志盡爲善之實而後夫（概築自不可少）乎爲惡之機遏絕孳萌馴至於六陽而不息然則天之報之者吾知其日引月長而未有艾也於其誦也遂譜而爲之記

不沾沾爲一事言爲善者可以自堅其志矣

常州知府黃君墓表

常州知府黃君既歿二十三年其子光坦光琮始克葬君於其鄉小巷之原又逾年以書告於紹升屬爲文以表於其墓紹升年二十餘初自奮於學誦黃君之言因以識黃君之志黃君之言曰善人君子不可絕於世如嘉種爲生人之命所恃以立也嗚呼豈不然哉黃君不幸早即世而其時所謂善人君子迄於今亦零落殆盡矣可悲也夫黃君諱永年字靜山自號崧甫世爲江西廣昌人雍正六年舉孝廉方正不就乾隆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累遷至郎中君故好學以文章自名乎居未嘗廢書及官刑曹則矻矻

不、實、敘、平、反、而、以此 作 秀 語

治粲牘於諸疑獄多所平反一日有廣東客謁私第闇者以名聞弗識也及見遽伏地叩頭謝仰而言曰某頃以某事陷冤獄非公則久人鬼錄矣徐出一奩珠獻之曰謝公大德君變色曰嘻我爲刑官據法出無辜職爾何比於汝而乃汙我爲客大慚內珠袖中逡巡去既公卿交章以御史薦時宜城知縣投雲翮以迂謹失上官意會有築城之役委他官代治之雲翮故勤民民愛戴之民閒訛傳雲翮被劾且受代相率罷市閧於府堂巡撫以變聞坐雲翮指使舉 上以御史言命君往鞫之但請以雲翮改教官諸因並減死十年拜平涼知府以親老辭改知鎮江歲餘又改常州君爲

政寬直有體尤盡心溝渠之利在常州濬德勝濼港瀆田二十餘萬畝行部所至必咨訪高才尊禮有德事上官未嘗屈節總督黃文襄初至江南知府以下迎者俱路旁跪君獨長揖而已後以閱兵至常州供具頗約省黃弗善也尋以它事奏罷官待讞於蘇州日閉門課文史焚香默坐泊如也十六年夏六月遇疾卒年五十有三巡撫雅公知其貧欲令屬官各致賻或以告光理光理曰此豈先人志耶辭之喪之歸也費皆出門人陳道云初君在京師與同朝賢士大夫砥厲志節一日大學士鄂文端與寧化雷貫一燕語論當世人才貫一道君之爲人文端以是知君君爲曹官得稍

有錚文端則當官得行其志遇黃文襄則知府不免罷黜至今
行其志者文端力也文端薨君竟以黜死而諸公亦相繼去世晚
日府進人君子不可得見矣所謂論世且在乎所
進之士其風氣稍殊矣余不獲生君之時與諸公一發其中之所
藏也余能無憾乎君舉鄉試出大人之門平生書疏往還頗密商
榷問學氣誼深至綿升嘗竊聞之又嘗與光琮相處久得備聞君
遺事因揭其大者著於篇使後之論世者徵焉

表一龍黜知府而欲令後之論世有徵此豈尋常吐屬與上闕
懷庭表皆所謂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者也

秋士先生墓誌銘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生張氏，未逾月，遷殯於墓，越明年八月丁卯始克安厥兆，其族子紹升為之志，志曰，嗚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所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竹柏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蓋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死，其窮者蓋在旦暮間，其不窮者無崖矣，而又何悲焉，（古奇出筆處人之大只一二語令人玩味不盡）先生彭姓，積名，其凝字，更字曰秋士，世為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貢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父諱景騤，母吳氏，生母錢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乾隆五十

年正月丙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銘曰

謂先生窮春州其丰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體潔神朠令人百讀不厭

盧太公墓誌銘

紹升年十八中禮部試、出餘姚盧先生紹弓之門、于時紹升方專攻科舉文、而先生獨賞其五策、以爲是可與道古者、其後紹升治古文、因以探古人所以爲文之本、慨然欲求師友於天下、聞桑先生弢甫講學濟南通書晉謁、桑先生出所爲講義、肫肫然以聞道相勗勉紹升、退而益自奮、盧先生爲桑先生館甥、紹升既從盧先生游、因得習聞兩家風義之古、先生父盧太公與桑先生交最善、妻馮太宜人、生盧先生五歲、得瘵疾、自知不久、太宜人雅重桑先生時方議昏姻而未决也、聞其來、爾中門須之入、再拜而請曰、願

以兒子爲託。亡何太宜人卒。桑先生感其意。進盧先生於門。授之學。遂以女歸焉。已而盧先生登高第入翰林。以文章名節重於時。蓋太公之教則然。亦桑先生有以成之也。太公之卒也。與馮太宜人合窆於杭州北郭外道古橋先塋之次。在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乙丑。其後三十年。繼室張太宜人亦卒。將以五十四年正月丙戌啓壙而祔焉。盧先生以志石之文未具。遺書紹升。命敘而銘之。太公諱存心。字敬甫。其先爲范陽盧氏。隨宋南渡。慶元中敕封盧氏爲六府。其一姚江宣尹府者。太公所自出也。五世祖臺。始遷杭州仁和之東里。臺生大繼。大繼生元和。元和生承芳。明季署知建平

縣承芳生之翰娶愓宜人生太公太公少穎敏讀書數行俱下家有書數簏桑先生每來就太公談至夕挾兩册去讀之太公亦夕讀兩册明夕又更互讀之且相見各舉所得相攷證如數指上紋此良所謂樂與數晨夕者如道家常織悉事輒相與拊掌稱快因名其居曰三益堂已而兩人同補諸生皆第一太公爲文下筆輒數千言爲詩輒累百韻桑先生亦然有倡必繼繼必務出奇以相勝桑先生語太公曰吾兩人生相得死當祔鄰它日峙雙冢於湖山之畔一題曰大清文人盧君之墓一題曰大清詩人桑君之墓不亦快乎桑先生素以詩自雄而尤以文推太公故其傾如此已而桑先生自悔其所

爲一以躬行爲先務太公嘗應博學宏詞徵弗售晚日益韜晦粥
粥若無能者所爲文應手散去烏呼太公之所規則遠矣其爲桑
先生友也豈偶然哉太公爲人篤於倫理修長者行窮交弟子多
所推助故人吳紹庭卧病數徒步往候之爲處分後事日往返十
餘里遂得疾三日而疾亟促移居正寢而逝時乾隆二十三年十
二月既望年六十九以錢塘學廩生歲滿貢太學封儒林郎內閣
中書舍人晉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淵太宜人考曰景以古文
名康熙中世所稱山公先生者也太宜人歸太公六年卒年二十
四生子文弨即盧先生官至翰林侍讀學士提督湖南學政張太

宜人生子文韶餘姚縣學生女一適杭州府學生王士銘兩太宜人俱篤修婦道馮既早世張均愛兩子督使勤學持門戶者數十年精心計通醫卜卒年八十九孫九人孫女七人銘曰

不知其人視其友惟桑先生敦厥守太公匹之兩不朽

通篇以桑先生作講一提一結章法瞭然中間亦如太史公合傳

書鄧自軒先生集後

予往在京師得交于瑞金羅臺山臺山道鄧自軒先生之爲人私心識之不忘既而臺山自瑞金來蘇州出先生文集示予曰子能知先生讀先生書其可以無言予讀先生書誠服之欲出一語以贊先生而不得也八月既望後獨宿小閣中夜起立倚墻于時白雲在天明月在水清風在盧寒香在樹遂誦先生詩曰處處桃源處處津不知誰是武陵人從今懶向漁郎問鎮日窗前瞌睡頻盎從容乎予樂也越翼日書之先生集後以復于臺山

神化之境超妙之文

故中憲大夫工部尚書湯文正公事狀

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高祖諱易、官坻州守備、曾祖諱希范、官趙城縣丞、祖諱敏、父諱祖契、俱學生、祖契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明末流賊陷州城、母趙氏被執不屈死、公從父避兵南下、寓衢州、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始還里、公少端謹、長博通羣籍、尤好宋諸大儒書、五年舉鄉薦、明年登會試榜、又三年成進士、選宏文院庶吉士、十一年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春應 詔陳言請廣搜先代遺書、及明末死難諸臣事蹟、以修明史、（議論極是有補風教）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並列丁好

禮普顏不華之義我　朝順治元年二年閒前明諸臣亦有抗節致命者宜令纂修諸臣勿事贈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事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公褒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心是公言召至南院溫諭久之秋　詔選翰林科道十八人加一級外轉以公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大兵下滇蜀關中當孔道鄉所過頗驕橫民多竄匿公隨方調遣過者悉斂手就約束於是設保甲行鄉約建義倉立社學不三年流民復業者數千戶歲旱無麥而春夏兵餉例麥麥價浮於穀公請發倉穀以代鎮帥不可曰如是兵且變公曰民且餓死獨不能變乎兵有變吾自任之即與兵

約。今與汝穀。明年將補償。若麥。而若以穀還。官兵皆帖然曰。願如令。於是關西數千里。麥征悉停。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轄贛南二府。李玉廷者。明舊將。以所部萬人入雩都山為寇。公移書約降之。會海寇鄭成功犯金陵。陰通玉廷。公獲成功諜白巡撫。斬之。度玉廷且犯南安。即移兵為備。玉廷至。卻走之。復請兵分守要害。扼其去路。數月。玉廷就禽。尋移疾歸里。丁父憂。服除。謁夏峯孫徵君受（以監司歸而從師）其學。歸而與諸學者為志學會。講求體察。日益完粹。公之論學。首嚴義利之辨。以為君子小人。無它。喻義與喻利而已。平天下之道。無它。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而已矣。故其在官。無取於屬吏。屬吏

率屬下脩子撰子影響

亦不敢取於民上官知其然其於公也亦無取焉又嘗論官無尊
卑爲一官卽盡一職是位天地育萬物不過如此以是行於已亦
以是勉於人視人如已視民事如家事獎善而遏惡損已以益下
是故賢者信其心不肖者亦服從其教康熙十七年、詔舉博學
鴻儒都御史魏敏果公副都御史金鋐俱以公應、詔名試一等、
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
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直經筵纂修
太宗
世祖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公爲講官每進講先一日齋肅潛思

經義務積誠以動　上嘗言君心正則天下治如天樞之運衆星爲講官須於此處著力二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大淸會典副總裁官河南災閣臣議遣官往勘公曰無益也使者所至苛擾實甚（此意人多不知）州縣一聞遣使輒輟耕以待勘是再荒也不如令有司自勘良便已而河南果畏勘災諱者過半給事中任辰旦議巡狩封禪事大學士擬　旨切責公曰給事言是李沆曰邊患既息恐人主漸生侈心相公獨不以爲慮乎或議改法令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區區之法何足恃乎在閣凡四月所言雖不盡用然莫不敬而憚之六月江蘇巡撫缺九卿會推學士孫

在豐浙江布政使石林、

聖祖諭大學士曰、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前典試浙江、

操守甚善。可補授江蘇巡撫。頒行、　諭以江蘇風俗奢華。爾其潔

己率屬、加意化導、俾革心易慮、賜御書三帙、馬一、表裏十、銀五百

兩、其年冬、抵蘇州、會

聖祖南巡、迎　駕至金陵、

聖祖命回蘇治事、蘇城道狹。總督將毀民居、廣馳道。公曰、如此則

數萬人無所安息。非　主上勤民意也。遽止之。　駕反、送至金陵

而還。於是革耗羨。禁私派。清漕政。汰蠹役。行保甲。革鹽商陋規。自

總督以下皆相傳戒不得受所屬餽遺京朝官使過者毋敢有括索所部蕭然蘇松常苦賦重積欠甚多而江北諸州縣地瘠薄又屢被水旱公以爲民氣未蘇教化未易行也於是奏免淮揚水淹地賦請緩蘇松積欠爲分年帶征俱下部議行又請蠲十八年十九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極陳蘇松浮糧之困請量行酌減二十四年秋淮揚徐三府復被水公條列蠲賑事宜以　聞借布政使庫金五萬告糴江西湖廣不俟　詔下遣官遄行是年米價太平謂善民俗莫先於興學益廣社學之制令城內外及鄉鎮二百家以上皆設學鄉之子弟就

學者廩之擇諸生中賢者爲之師月會明倫堂講孝經小學復爲期集士民講上諭十六條皆身莅之禁婦女毋遊觀胥吏倡優毋得衣裘帛斷坊刻淫詞小說諸無賴爲民害者及借端嫋誘者悉痛除之上方山有祠曰五通禱賽甚盛神横而好淫公取其像投諸湖其祀遂絕公自奉澹泊脫粟羹豆與賓友共之治文書率常至四鼓日中始一食或勸以少休慨然曰君命即天命也曰監在茲敢自暇逸乎察吏嚴劾府縣官趙祿星張萬壽等八人貪酷皆罷之舉廉能知縣劉滋郭琇二人以積欠未完格於部議

其敎如此

聖祖特破例用之居二年吏治日清民俗丕變時大學士明珠方

樹黨招權利。引前江蘇巡撫余國柱。為戶部尚書、先後屬漕及綏征、以部費為名索金累巨萬。布政使累以為言。公弗許。及大計。兩司治行有所需。憚公不敢發。遂徒手入京。以是諸要人皆不便公所為。會 皇太子出閣。或言輔導太子非公不可。二十五年春、

聖祖遂下詔、以公為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公去蘇、士民遮塞衢道不得行。（集中有詳陳蘇松逋賦浮糧之由。斷請救豁事疏）公以前論浮糧事屈於 廷議。因示諭有愛民有心救民無術語。國柱與明珠謀。聞於 上。謂公市恩。既至。充經筵講官、亟若太子講官、進講東宮。首陳大學財聚民散之義。

聖祖聞謂 皇太子曰、此列國分職時語也。若天下一統、散將安

之試問之公對曰土崩之勢甚於瓦解秦隋以來迄於勝國末流之禍可毋懲乎

聖祖諒其忠亦弗責也二十六年五月不雨

聖祖命閣臣各問九卿與革事宜公言民間春稅力弗能堪宜復夏秋兩稅又言蘆課徵銅銅不常有仍聽輸銀便余國柱遽起拄公曰公欲變此法誤國柱去戶部未晚也會　詔求直言靈臺郎董漢臣上書極論時事語侵執政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撫拾浮詞叛世盜名請逮治下內閣九卿議時國柱已為大學士明珠內懼議與國柱等因服侍尊大學士王熙（王亦為乩音耶）笑曰市兒妄言立斬之畢矣

公後至國柱以兩議告公曰彼應　詔言事爾何罪且所言皁論
敕樂飾像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輩當自省於是大學士
勒德洪吏部尙書達哈塔皆如公議明珠入國柱躡其後而與之
謀已而漢臣免議尋　詔公與達哈塔少詹事耿介輔導　皇太
子公以疾辭國柱傳　旨詰責並問公當會議時何以有慚對董
漢臣語公引咎乞加處分於是左都御史璙丹王鴻緒副都御史
徐元珙鄭重等並疏劾公且追論公去蘇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
時耿介方以疾乞休介公所薦也於是詹事　少詹事舒淑開
音布翁叔元劾介詐疾并劾公不當薦介而達哈塔獨上疏請與

斌介同罷並下部察議當革職。
聖祖命公與達哈塔俱降級留任而獨聽介去公適聞繼母疾乞
歸省
聖祖手詔慰留忌者意未已宣言　上將逃公旗下或勸公委曲
諸公問以自解公曰六十老翁尚何求吾安之矣或又勸發忌者
陰事以紓禍公曰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九月有疾　敕御醫就
視改工部尚書九卿有會議事公以入講不至復爲科道所劾部
議降二級留任如故十月疾少閒屬有興作度材通州歸得寒疾
夜半氣逆上遂卒先是語人曰吾數月來心無一縷放逸得力深

於平時臨終戒子溥曰孟子言乍見孺子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
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久之可上達天德若徒襲取於外
終為鄉原無益也卒年六十一
聖祖遣學士多奇翁叔元奠茶酒 命馳驛歸以尚書禮祭葬陝
西江西江南諸大吏並采眾議請以公入名宦祠 報可雍正十
一年 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追謚文正所著雒學編潛庵文集
未行於世子四人溥溶沆準公之學不立門戶不矜口辨嘗論朱
子之學流而為誦說其失也支王子之學流而為虛無其失也蕩
去短取長補弊救偏要以躬行心得為本若乃黨同伐異終日喧

吸自以爲閑道闢邪不知其去道也日遠烏呼公之用心可謂公而篤矣夫其內省也密故未嘗騖於外其自任也重故未嘗足於中其仁於民物也誠故其出也上孚而下應其服習於大德也孰故歷夷險盡常變灑然而不繫安然而不遷古之所謂大人者非公其誰與昔曾太父侍講公嘗侍公几席平生奉公爲師法蘄公遺書纂公久顧前輩所撰諸碑志頗未盡本末爰次公遺言行采其犖犖大者爲之狀如右

數語寫出文正公全身具第一流人物

堯峯文鈔有碑於事蹟甚備而學未及詳此則面面都到眞有體有用正己而物自正之大人然二三大臣卒不能容何哉

林居文錄卷二

長洲彭紹升尺木初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新昌漆象曾念菴校刊

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文端事狀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宏文院侍讀六年五月

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公於是上書曰臣荆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纔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

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
為師數年以來恭遇　皇上高拱深居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
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到今臣之
罪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己
下詢采及芻菲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
殫竭愚衷惟　皇上留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
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凌削民生
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烏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困苦亦孔亟矣國

家日言生聚而彫獘愈甚日言軫䘏而創痍不起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各省流離頂尾所在皆然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割剝徭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仰而夏稅秋糧朝催莫督質鬻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官征雜項浮於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淩刻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即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朴之下而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尚難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填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賑則吏收其實而

民受其名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强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烏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朝廷之于守令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敎之以貪　皇上固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自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影原有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謂精白乃心爲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國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托於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

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曰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負　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責爲能。而不問其愁痛。（[illegible]苦之狀[illegible]如[illegible]）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貲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長短。以餽饋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畢

餓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食宴朋歌恬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為一時之利梯一己之貪欲而不知其歛怨聚愁為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為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問有一二指名糾劾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而
皇上亦莫得洞悉其蠹國養奸橫虐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久竊威權為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顛連莫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見任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久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

臣工果有端方清正如古大臣其人者　敕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日敫儌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捐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毫無補於吏治民生之實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民禍世之具

一、鋒、求、任、體○語、事、已、究○以下○另轉

而已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　朝廷而已　朝

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效九土之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今 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以下四條皆言朝廷之失）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曰政事極其分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著爲百世不易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近之臣民遵守無叢脞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也我 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弊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不聞畧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

旨伏不知所以爲之計。聊舉少能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候弛而
條張　王言屢變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
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文爲詳愼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
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
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一曰職業極其隳廢而
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之設官也滿漢相制堂屬相維使事無
偏畸責無它委近見各衙門大小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爲推
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

而不以爲是緘默瞻顧而姦人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
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托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
憤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詆爲
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之人而誹笑
之排擯之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以爲深憂永
嘆而不能不爲世道慼也伏乞
皇上亟振頹風作興士氣申
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委爲擔當
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
官宰執盡心論思勿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

將頽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曰學校極其廢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爲本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案呻吟惟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掇富貴之具絕不知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即號爲高名有志者又或汎濫於百家沈淪於二氏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有甚於此時者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

經語孟之書不得讀非濂雒關閩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例去從前浮薄偏曲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雝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延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業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灑埽應對以致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

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為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曰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性防淫而維係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於橫潰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於先又有法制繩之於後也臣觀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宴而靡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為固然爭相雄長彼又安知　王章之不可踰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先之朝廷崇儉

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逾制度者風行草偃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則必驕奢則必競禮讓衰飾文亂矣嗚呼此儀之不爽之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上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許少有逾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淳人心厚以幾淳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於根本切要之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恭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詩謹於危微精一之戒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生長深宮春秋方富誠宜選擇左右輔養（中書經筵之設）聖躬薰陶德性伏乞愼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闥時親便座從容燕閒講論道理又妙選英俊使之晧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於大學衍義尤

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通法戒廣備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實體諸躬默會之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王人佞倖不置於前豔色蛙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擯而不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廣衆大廷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凡所以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君志淸明君身疆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

昭著是　皇上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於唐
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萬
事理差之豪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
也臣志學有年粗知章句凡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
非敢妄爲臆說以自干罔　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
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臣之心亦如是
而已伏乞　皇上諒其樸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留神采擇天
下幸甚疏入輔臣鼇拜惡其侵己請治公妄言罪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邪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

士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
見正宵旰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切要乞時
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庶可轉咎徵爲休徵
疏入鼇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二
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鼇拜敗
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并案輔臣欺罔罪公再疏請舉經筵設
起居注官會
聖祖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

命並嘉其直俾繼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朕不憚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 名入內廷命作楷書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八字以進復承 命講大學中庸首節

聖祖首肎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爲內閣設翰林院以公爲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二月舉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爲講官知經筵事頃之（此句爲二篇之主）

聖祖以春秋兩講爲期澗疏遂 命公日進講宏德殿每詰旦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道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裏蘊公

自初應 詔上書即力言 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言會（此是學者精神）（紓張處其後克山徐公元文復度）

聖祖日益勤學既開經筵益盡心於堯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張朱（積土之安淺學公光地復行釋之而康熙朝聖道昌明遂爲三代）

五子之學咨諏討論達於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自公發之及（後所僅有矣）

公去位後

聖祖每諭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母疾歸

尋還朝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

公以疾假數日疾已入直時有詔徹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對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綏定之

而已今無故徙數十萬安居樂業之眾移置窮荒不毛之墟倉卒（此亦老成持重之見）

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愁怨眾怒不可激一夫倡亂所至瓦解

前事如此可勿戒與

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它又安能為未幾三桂反明年耿精忠反十四年春授公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公疏辭不許既受命參畫軍機及諸道糧餉並請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方纂

太祖

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並充總裁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官員一

疏內閣誤票三法司核擬旣檢舉大學士索額圖索初擬票稿不得謂公有改寫情弊請察議免歸家於金陵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九年遂入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　命往江南稽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罪如律冬移吏部尚書會河督靳輔請將近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還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

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五年春、
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爲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捷。噶爾丹尋走死。
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學士、知經筵如
（此與當時之數隆盛年其業庶幾乎斯）
故。嘗進言海內乂安休養化導、正在此時、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豫
積貯、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每燕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
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復充會試
正考官、四十一年春、以年六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

十五年疏辭食奉乞歸金陵陛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　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無煩費唯
上留意。
聖祖頷之。　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金陵　賜御用冠服會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
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
其居也恭其動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不爲飾
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由朱程之涂而上溯孔孟其言曰聖賢之
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

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子三人、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聖祖念公學行、名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詔六十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聖祖命歲長餘用、且憫其家貧。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餘交江南織造生息。歲廪其家。逾年志夔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公之甍也。碑誌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畧。

並考集中諸疏及論學書爲之狀跋史官采錄焉
孝感康熙初年所上之書實開一代太平之治其歸重
聖躬首在經筵勸講則其生平實允蹈之許仲平之在元不足道
也其後三藩亂定海內乂安復言休養化導宜在斯時保泰洪
模莫大于是有始有卒可謂一代之名臣矣

故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李文貞公事狀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谿人祖諱先春義俠聞鄉里父諱兆慶明諸生天秉忠孝以禮法敎於其家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砦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已得脫其兄日燝自遠來忼慨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燝募壯卒合家童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刼賊帳會大大霧不辨衆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縶它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燝用百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散走盡十八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實殿公少好學爲

文守先輩法度。康熙三年、試策論、舉於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亦入踞泉州、公奉親逃匿山谷間、錦與精忠並遣人招之、公以死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以此事受知）言閩疆褊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鞭朴、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它變。方今耿逆悉力于仙霞杉關、鄭賊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竊聞大兵分道南來、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宜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

或五六千人詐爲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爲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　密敕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更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家僕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上之奏入

聖祖諭內閣諸臣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　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自衢州克仙霞關復建寧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令都統喇哈達賴

塔等進勦海賊。並訪問公。十六年正月、喇哈達復泉州。知公離安谿縣七十里結寨而居。遣人往宣　上諭。公就見喇哈達於漳州軍營。喇哈達白之康親王。王疏言光地矢志爲國。顛沛不渝。宜予褒揚。　下部議敘。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衆萬餘、掠安谿。公募鄉兵百餘人扼險拒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饑、解去。六月、鄭錦遣偽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人恂懼。公遣善泅者從水竇入。令堅守待援兵。時喇哈達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値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谿小路。公叔父日成

如此難引可謂勤勞

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關荊棘架木爲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餼牽牲牢以犒軍又使弟光垣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鴿嶺迎巡撫吳興祚軍于永春　大兵達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喇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遷翰林學士公上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十九年八月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又言內大臣施烺習海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此卽近人所指賣友者然有此一疏亦足補過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具疏言原任編修陳夢雷雖陷賊中託病支吾受臣密約隱圖反正宜貰其從逆之辜已而法司坐夢雷斬　詔從寬免死閏八月

聖祖御乾淸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

以上皆係敘事特載此敘以領起通篇

論學文字爲一卷敘而進之其言曰臣惟學之繫於天下大矣古之言學者自說命始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敎學相長始終克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於有商學之切於治道如此古今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爲不然夫溺于技藝滯于章句以華藻爲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尙也若夫窮性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所宜用心帝王

之學何以加茲蕃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為學之準也臣我
皇上天挺其資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其濬思實體朝講夕誦非堯舜之道不陳于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于意臣竊謂我
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第海末儒敝于聰明局于聞見四十無聞後身為恥今太陽之下爝火益微抱卷趑趄踰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臣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遺于孔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儒者所

乘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之與治古者出于一後世出于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臨然[illegible]谷見得自命）或者得依附末光而

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赴
京補前官尋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經筵講官
二十六年命教習庶吉士復以母病乞歸省命縣歛以待二
十七年四月至京時值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途遷延
弗及叩謁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旨勿問初公嘗奏
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善占易而德格勒亦稱公兼文武才宜
膺封疆重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揲蓍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明珠聞而大惡之
尋有言德格勒與其同官誹議朝政

聖祖名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例五級、留任。尋又以私抹起居注、爲掌院學士庫呼納所劾。下刑部論罪。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引罪乞處分。
聖祖原之。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侍郎博霽、徐廷璽、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河工、明年正月、繪圖還奏。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劾公忘親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三十五年、服闋、仍督順天學

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如故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勵卹民之隱尤盡心於農田水利三十八年二月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汎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漳河見分為三一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衛歸運一支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經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宗鉅鹿合于滏又經束鹿冀州合於滹沱由衡水至完固口復分為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今入衛之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應並加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隄

通水入河以達之淀。更於靜海閻閣二莊。挑水築隄。束水歸淀。俾無汎濫。報可。次第訖工。因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頃。請豁其賦。報從之。三十九年。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　親臨相視。發帑金。命公於獻河東西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青靜海。亘二百餘里。又於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益暢。無水災。其年七月、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爲營田。同知許天馥爲河間知府司其役。從之。畿內故有八旗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占牧爲田。

方奉部牒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隱漏。畀其棄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岔口開河築隄。四十一年八月。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釃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聽借帑與工。四十二年四月。下詔褒美。擢吏部尚書巡撫加故。是年冬。以畿輔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糶。明年三月。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米駿業、王原等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間饑民散入京城。又以寧津縣被災甚重。而去年竟不報災。請嚴加處分。疏下公回奏。公言該縣知縣陳大經報災不時。業經劾罷。至民

有流離臣不敢辭咎再疏乞從重處分　詔並原之四十四年
二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雒關閩書
此學學至此殆來五百年聞知見知之統于是乎合
旁及歷算聲音之道反覆研索由原達流公故篤信程朱因以上
窺羲文之秘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　御定諸書多委公參訂中有所隤往復陳
請不倦故最後
千古美談
聖祖詔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烏呼豈
不榮哉然公自初在朝卽中立長遠權勢其後位益高忌者益眾

凡公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公恐啟門戶之禍益慎重寡言
其有獻納罕見於章奏獨與公共事內廷者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 命作行楷書因傳諭公曰朕初學書
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即指其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
不思荃之勸也公對曰此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陸根別東以入手道苟自是而惡直
言則無由自鏡矣進對時
聖祖問近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信於天下矣往歲關中旱荒羣吏不能宣 上德所在
發帑粟多乾沒民饑且死獨歸怨於有司耳時有請開礦者大豪

多輦金京師謀首事。聖祖以問公公對言開礦以食饑民無不可請著令許土著貧民人持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則姦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亂議遂定公於當世人材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寧知府陳鵬年為總督阿山所劾問罪於公言其冤鵬年遂 名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 詔能噶禮復伯行官公有助焉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論死 聖祖一日言汪霦死無能古文者公曰惟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得釋 名入南書房公之護惜善類啟迪 聖聰多此類也

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年、以疾乞休、辭甚切。報國覽卿
奏、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今朕亦老矣。實
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喪未葬爲言。詔許
假二年。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詔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
方暑濕、善自保。荔枝性極熱、毋多啖也。五十六年四月至京、明年
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謚疏中有闕字、部議降三級、
詔勿問。先後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掞在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卒於官、年七十有
七、駕在熱河、下詔憫悼、遣恆親王率內大臣侍衛奠茶酒、

賜銀一千兩、令工部尙書徐元夢護其喪。予祭葬、謚曰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公平生釋經之書甚具、其言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莫先於能擇矣。其於程朱之說、時有同異、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爲格物第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記、論子雲、仲淹書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愼師焉可也、知言者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覲祖、蔡世遠、並以德望重於時、它如張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陽之徒、類有淸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

門下尙有李紱

首爲其贊助蕩平之功次詳其農田水利之政後敘其纂修書籍保全正人而中間特載其進文序一篇以明　君臣遇合千載一時尤爲嚴重然迄今閱百餘年竟無爲之奏請從祀者可嘆也

故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孫文定公事狀

公諱嘉淦字錫公太原興縣臨河里人曾祖諱守意祖諱世蓋以貢生知江西崇仁縣設方略平劇盜境賴以安父諱天纊三世皆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公兄弟四人伯兄根淦爲同縣趙氏子殺既論抵繫獄矣賄緣且脫學公忿憤欲死公夜入獄刃趙氏子脫身逃與其仲兄鴻淦一晝夜行三百餘里至曾城門啟而入（此事碑傳未載）遭貨瓿甊者仆瀉盡毀其器相與訟於縣縣繫待決已而興縣人相傳孫家兄弟殺人逃捕至陽曲令解之曰安有越一宿而能殺人三百里外者乎卒以疑得釋時公年十八矣家貧日樵采夜歸讀書

尋舉鄉試。康熙五十二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游於朱文端張清恪兩公門、得與聞正學。由是覃思遺經、紬繹聖緒、充然沛然、達（予讀公詩文、非不知公實具內聖、）於上下、（外王之學。）以仁義爲本。劉母原夫人病、乞歸。尋丁母憂、服闋、還官。世宗卽位、命臣工得上封事、公上三奏、曰親骨肉、曰停捐納、曰罷西兵。世宗名諸大臣示之、責掌院學士曰、汝翰林乃容此狂士。學士叩頭謝。朱文端公在旁徐對曰、此生誠狂、然臣服其膽。（此與李文貞對、釋陳鵬年、同妙）世宗良久大笑曰、朕亦不能不服其膽。卽召對、授國子監司業。雍正二年、充江西鄉試主考官。三年、提督安徽學政、遷祭酒、仍留安

擢年餘。調順天學政。奏革一切供應。賜養廉歲四千兩。并賜京城官房七十餘間為試院。歲滿。莅祭酒任。公先為司業時。上言學校之教。宜以經術為先。請令天下學臣。選拔諸生貢太學。九卿舉經明行修者任助教。一以經術造之。三年考其成。舉以待用。時方爭西事。未行也。至是復申前請。並請廣學舍。增諸生餼廩。世宗從之。令戶部歲給六千緡。置房屋三百餘間。別為南學。公嚴立課程。五日一會講。一時人材稱盛焉。六年。權順天府尹。丁父憂。歸。賜銀千兩。公歸營葬畢。以所賜金建宗祠。置祭田。服未闋。以順天府尹召。晉工部侍郎。八年。充會試總裁官。十年。轉刑部侍

郎、攝吏部侍郎、及府尹、祭酒、如故、引見國子監教習官不稱
旨、公持之力。遂下獄、已而放出、令銀庫行走、出榷河東鹽政、上即
位。名爲吏部右侍郎、遷左都御史、上三習一弊疏。略言治亂循環。
如陰陽之迴、坤陰極而陽生。乾陽極而陰姤。故時當極盛。必有陰
伏之幾。其幾藏於至微。人不能覺。及其既著。遂積重而不可反。此
其間有三習。爲不可不慎戒也。主德清明。人心說服。出一言盈廷
稱聖。發一令四海歸仁。在臣民本非獻諛。然而人君之耳。則熟於
此矣。耳與譽化。匪譽則逆。是謂耳習。於所聞。則喜諛而惡直。上愈
智。則下愈愚。上愈威。則下愈畏。一唱百諾。所在而皆然。免冠叩頭。

應聲而卽是在臣工以爲盡禮然而人君之目則熟於此矣目與媚化匪媚則觸是爲目習於所見則喜柔而惡剛敬求天下之士見之多而以爲無奇也則高己而卑人愼辨天下之務閱之久而以爲無難也則雄才而易事貨之人不閱其所短反之己不見其所失於是乎意之所欲信以爲不踰令之所發槩期於必行矣是謂心習於所是則喜從而惡違三習旣成乃生一弊何爲一弊喜小人而厭君子是也諂言奏對君子訥小人便佞則與耳習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小人巧巧則與目習投矣趨事赴功君子一意孤行而小人多方迎合如是則與心習又投矣于是乎小人不約

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離去至於小人合君子離其患何可勝道而其由皆三習爲之蔽焉治亂之機可立決也今欲預除三習永杜一弊不在乎外唯在乎

皇上之心語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此淺言也夫聖人豈無過哉唯聖人而後能知過唯聖人而後能改過孔子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是故賢人之過賢人知之庸人不知也聖人之過聖人知之賢人不知也唯爲人所不知故願

皇上之聖心自懍之也反之已真知其不足驗之世實見其未能故常歉然不敢以自是此不敢自是之意流貫於用人行政之間

耳目之習除取舍之極定夫而後衆正盈朝太平可覩矣奏入

上嘉納宜示焉乾隆元年充江南鄉試主考官尋遷刑部尚書時

上方加意太學入監肄業者至數千人乃以二年三月　詔公

總理監事公三疏辭監公奏仿胡安定遺法經義治事分條敎授於是人知實

學興起者衆矣三年轉吏部尚書充順天鄉試主考官冬十月出

爲直隸總督是歲直隸被水奏撥山東穀三十萬石由海運達畿

內以濟饑民自保定以東地卑下遇夏雨潦水成澤水落魚子化

蝻故災無虛歲公念言弭災之本其必濬水使通乎乃擇吏分行

穿治使田水通溝溝水通道道水通河河水通淀共開五百八十六

餘渠申捕蝗之令由是終公任歲以不饑以畿地多曠奏給饑人
屯田官與房舍牛穀嘗巡邊見開平地平衍可駐數萬家具規畫
請聽旂人田之議者以其地苦寒未之行也時方嚴酒禁罹法者
衆公言以日用飲食之故使天下騷然非政體　上卽令弛其禁
六年調湖廣總督時江蘇布政使安某奏言各省賑荒不免過濫
國帑宜節民情易驕當有以裁抑之　敕內閣以所奏鈔示直省
大吏七年四月公上言往時督撫率多諱災苟圖省費屢蒙
皇上諭誡乃始幡然一變其習其閒辦理或不無過厚然所以繫
民心培國本實在於此今安某乃畧其大而言其細臣恐自茲以

徃督撫之辦災與賑又將改弦易轍而流弊無終窮矣　皇上
仁心為質愛民如子繼孔孟之心而行堯舜之政天下喁喁謳思
至治乃內外臣工不思贊襄　聖德羣倡為經費不足之說使
皇上愛人之心與節用之念相持而未決萬一為衆口所咻節財
之念勝而行仁之意不堅則萬善由此而隳百弊由此而生又不
止災民不被其澤已也節用之道當擇其事較輕而可緩者省之
非所施於災賑民驕之故由有司政教不明此在平時整飭之耳
一遇災荒正小民號呼愁怨之時乃惡其驕而欲嗇其賑則不揣
其本矣治國猶治家然急於致富乃至饑寒其子弟而不顧恐亦

子之呱呱反齎其乳哺曰吾以治驕無是理也此義利之界安危之幾唯

皇上勿以爲迂而加垂察焉

上優旨答之前巡撫馮光裕開橫嶺三洞議者以路險遠欲棄之公親自履勘越嶺數十重豁然開平疇望皆沃野公度若不守且爲盜窟乃奏設武官兵數千人守之湖南巡撫許容劾驛鹽道謝濟世

上以御史言命使往讞得其誣枉狀以公庇容削官九年冬起爲宗人府丞明年遷左都御史其冬閱秋審册謂人蔣太齡與其族屬阬死族人之爲竊者巡撫以謀殺讞太齡論絞其它斬絞流杖有差公奏言舊例載同族中有凶悍不法偷竊姦宄之人合族公憤以家法致

死者將爲首者照應得罪減一等免其抵擬今新例不載此條無可引用乃照謀殺定擬夫謀殺者必夙有私怨深仇非以陰謀詭計所殺者又係平人乃用謀殺科斷今合族同憤致死族匪是乃（其言極是）義忿非私仇也是乃公議非陰謀也所殺者又係有罪非平人也以命案之極情輕者而引一極重之律以科之比擬失平矣且舉合族之尊卑長幼駢首接踵以償一積匪之命揆之情理實有未協此等案件不時多有仰懇 聖恩或仍存舊有之例或預定比擬之律或別設族匪之條使將來斷獄有所遵守則刑法平而民命不致冒戕矣疏下大學士三法司議以舊例已刪不宜改增

以長擅殺之漸寢其奏十二年京察自陳乞休許之既歸結茅於城東石塽山掩關習靜將終老焉十四年冬復以副都御史召直上書房十五年遷兵部侍郎晉工部尙書攝翰林學院學士明年充會試總裁官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九月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充經筵講官明年春自以年老請免所居官專直上書房不許其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初公在翰林著春秋義一書（今之解經者多矣其術明此者）板行於世久之瞿然悔曰吾學無眞得奈何妄測聖經遂并所著詩劖削南華遊一切毀之時默坐澂思以漸自信嘗曰朱陸異同何其紛紛也聖人之道克己而已矣當動念時遏已從生究已終極即

此便是窮理已克則禮自復何知行之不合乎又以聖人之道在六經贊皇極正人心皆由於此晚歲直經筵因欲發明易詩春秋要領成書候 上裁定 上許令日進講義一篇於是先成詩義折中次及易傳象爻甫畢而公遂病 上命皇子臨視中使侍醫相望於道以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薨年七十有一 上聞軫悼遣使致茶酒 賜金一千兩治喪事謚曰文定公以副都御史召之明年有姦人偽為公奏稿傳播遠近事發株連甚衆公內不自安益自反恐生乎好名之累求盡有以致然故晚節益務斂藏其朝夕獻替莫得而聞焉公平生事父至孝父性嚴急公既入仕往往

受扑楚而孺慕彌篤家居不事生產有餘卽與兄弟共之既貴徒步出入以儉德爲鄕里先嘗聞詩言不擇輩暨閑有拂逆處之泰然敬愼和平以終其身子三人孝懿孝愉孝則孝愉官至直隸按察使貂升自童時卽知敬慕公比長從鄕先生陳君和叔訪當世名公卿遺事陳公嘗爲公主奏草相得甚歡爲道公本末頗具已而盧先生貂弓自大原南歸出公家述及所爲公傳益詳嚴因刪取其要合以先後所錄公疏及所聞於陳君者比而書之近世言直節者必以公稱首及攷其言論施設犂然古儒也其眞知治體者與有經世志者可以取鑑焉

熊孝感應詔所上之書開一代太平之治文定公三習一弊疏爲六十年君德之樞此我 朝兩大文章雖程朱無以過者也紫竹山房集有此傳文亦不全乃不載此疏與下二疏知其削畧者多矣